

“最神秘的美国作家”后现代主义大师托马斯·品钦的全新力作
关于六十年代迷幻岁月的隐秘怀念和变形解读
品钦个人历史上最好读、最具个人情怀、且将被首次搬上大银幕的作品

Inherent

Thomas Pynchon

〔美〕托马斯·品钦 著 但汉松 译

性本恶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Thomas Pynchon

〔美〕托马斯·品钦 著 但汉松 译

性本恶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性本恶 / (美) 品钦 (Pynchon, T.) 著; 但汉松译.

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1. 12

书名原文: Inherent Vice

ISBN 978-7-5327-5554-7

I. ①性… II. ①品… ②但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65285 号

Inherent Vice

Copyright © 2009 by Thomas Pynchon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Melanie Jackson Agency, LLC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1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(STPH)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字: 09-2009-645 号

性本恶

[美] 托马斯·品钦 著 但汉松 译

责任编辑/黄昱宁 装帧设计/张志全工作室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市印刷七厂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13.5 插页 2 字数 277,000

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, 001-10, 000 册

ISBN 978-7-5327-5554-7/I · 3259

定价: 38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21-69113557

在行道石下，是沙滩！

街边涂鸦，巴黎，1968年5月

她顺着小巷走过来，爬上后门楼梯，就像过去一样。多克已有一年多没见过她了。没人见过。她过去总穿凉鞋，下半身印花比基尼，加上“乡巴佬和鱼”^①的褪色T恤。今晚她却完全是一副平原地区^②的打扮，头发比他记忆中的短很多，看上去就像她自己所不齿为之的那副模样。

“是你吗，莎斯塔^③？”

“以为有幻觉了吧。”

“只是这身新行头，我猜。”

他们站在从厨房窗户透进来的街灯里（这种窗户根本没有拉窗帘的必要），听着山上海浪的拍打声。有些晚上，假如刮的是西风，整个镇上都能听见海浪声。

“要你帮个忙，多克。”

“你知道我现在有办公室吧？就像那种白天上班的人。”

“我查了电话簿，差一点就去那里了。不过我又想，这地方看起来挺隐秘，对我们都好。”

好吧，今夜是没啥浪漫可指望的了。见鬼。但可能来了一个赚钱的活。“有人跟踪你？”

“刚刚在马路上花了一个小时，希望是没盯梢的。”

“来点啤酒怎么样？”他走到冰箱前，从里面的盒子中拿出两罐来，递给莎斯塔一个。

“我有个男人。”她说。

会有的，何必大惊小怪？如果每次听见客户这样的开场白，他都

有五分钱拿,那么他现在早就有钱去夏威夷整日飘飘欲仙,欣赏威美亚^④的海浪,或者干脆雇人替他盯着^⑤……“正儿八经的绅士吧?”他笑道。

“好吧,多克。他结婚了。”

“和……钱有关吧。”

她晃着脑后已经剪掉的头发,扬起眉毛,一副那又如何的表情。

多克才无所谓呢。“人家妻子知道你了?”

莎斯塔点了点头。“可她外面也有人,但不是那种普通情夫——他们正在一起策划阴谋诡计。”

“卷着老公的钱跑路,是吧?我在洛杉矶听过一两桩这种事。那么……你究竟想让我做什么?”他找出用来装晚饭便当的纸袋,假装忙着在上面记笔记。就因为这身正派小姐穿的衣服,妆又化得似有若无,他感觉到了过去熟悉的那种勃起。莎斯塔总能让他这样。他怀疑两人是否算真的结束了。当然算。早就结束了。

他们走到前厅,多克躺在沙发上,而莎斯塔依旧站着,四处晃荡。

“他们想拉我入伙,”她说,“他们认为我是那种可以在他软弱的时候接近他的人,或者说尽可能没提防时。”

“光屁股睡觉时。”

“我知道你懂的。”

“你还在琢磨这是对是错吗,莎斯塔?”

“比这还糟。”她紧紧地盯着他看,那种眼神他记忆犹新,当他回

① “乡巴佬和鱼”(Country Joe & The Fish)是成立于1965年的西海岸迷幻民谣乐队。

② 平原地区(flatland)在小说中指的是生活在洛杉矶盆地中心地势平坦地区的人,他们在六七十年代往往不如生活在海滩山地的嬉皮士那么前卫时髦。

③ 莎斯塔(Shasta)在英文里暗指加利福尼亚州境内的Mount Shasta,是该州的第五大高峰。Shasta是本地印第安部落的词汇,意思是“白色的”。

④ 威美亚(Waimea)在夏威夷欧胡岛的北岸,以巨浪闻名,是全世界冲浪爱好者的天堂。

⑤ 对冲浪者来说,好的浪头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,所以他们常常需要观察海面等待时机。

忆往事时。“我在考虑自己欠他多少忠心。”

“我希望你不是要问我。说句大实话,如果你总操某个人,有亏欠的就是你。”

“谢谢。亲爱的艾比^①也是这么讲的。”

“很好。不谈感情,那么我们谈谈钱。房租他出多少?”

“全部。”刹那之间,他抓到了那副曾经的笑容——眯着眼睛,充满挑衅。

“挺贵的吧?”

“租的是汉科克公园。”^②

多克哼起了那首《无法给我买来爱》^③的高潮部分,压根就不看她的脸。“当然,你从他那里得到的一切都是靠打欠条。”

“我操,要是早知道你还是这么刻薄——”

“我?只是想做得专业一点,仅此而已。那个老婆和男友拖你下水,给什么价?”

莎斯塔说了一个数。多克曾经在帕萨迪纳^④高速公路上超过一辆改装过的劳斯莱斯,那车里面坐满了愤怒的海洛因贩子,而在雾里过那些设计粗糙的弯道时,他居然开到了一百迈;他也在洛杉矶河东边的背街小巷独行,包里只带一个借来的“埃弗罗”梳子^⑤防身;他还曾拿着大把的越南大麻^⑥,在司法大厦进进出出。如今他几乎确信

① “亲爱的艾比”(Dear Abbey)是 Pauline Phillips 以 Abigail Van Buren 为笔名开设的一个报纸专栏,专门为读者解惑答疑。

② 汉科克公园(Hancock Park):位于好莱坞以南,是洛杉矶最奢华的富人区之一。

③ 《无法给我买来爱》(Can't Buy Me Love)是披头士乐队的一首经典歌曲。品钦在《拍卖第四十九批》中也引用了披头士的歌。

④ 帕萨迪纳(Pasadena)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、洛杉矶东北郊的住宅卫星城市。

⑤ 埃弗罗理发器(Afro pick)是一种金属梳子,用来做非洲黑人风格的埃弗罗发型(一种圆形的、非常浓密且紧凑卷曲的发型)。

⑥ 越南大麻(Vietnamese weed):在美国六七十年代越战时期,嬉皮士如果被征召入伍,就会在战场种一些越南当地的大麻来缓解内心压力,作为美国大麻的替代品。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回国后依然对越南大麻带来的美好感觉念念不忘。

那种放肆的年代已经一去不返了，但现在他又开始感觉到内心深处的紧张。“这个……”他现在说话谨慎了，“这不是几张限制级的宝丽来照片，也不像在汽车仪表板上的小柜里藏些大麻……”

在过去，她能几个星期也没啥复杂表情，顶多撅一下嘴。现在她让他看到的，是面部各种表情的结合，以至于他根本就读不懂。可能是她在表演课上学的玩意。“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多克。”

“别急，可以过会再想。还有啥？”

“我不确定，但听上去他们打算把他关进疯人院。”

“你是说合法地？还是说像绑架那种？”

“没人告诉我，多克。我只是一个诱饵。”想到这里，她话音里也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忧伤，“我听说你在和下城某个女人约会？”

约会。好吧，“哦，你说的是佩妮？她是从平原地区来的，人不错，就是想找个嬉皮，玩一场隐秘刺激的恋爱——”

“也在伊芙·扬戈尔^①的局子里当地区助理检察官吧？”

多克想了一下。“你认为那儿的人可以阻止这件事的发生？”

“碰到这种事情我也没几个地方能去，多克。”

“好的，我会和佩妮谈谈，看看能怎么办。你那对幸福的伴侣——他们都有姓名地址吧？”

当他听到这个老绅士的名字时，说道：“这和经常上报纸的米奇·乌尔夫曼是同一个人吧？地产巨鳄？”

“你不能把这事告诉任何人，多克。”

“装聋作哑是我们的职业要求。你有没有电话号码可以告诉我？”

她耸了耸肩，皱了皱眉，给他一个号码。“尽量不要用。”

^① 伊芙·扬戈尔 (Evelle Younger)：1964 年到 1971 年，任洛杉矶县的地方检察官 (District Attorney)。

“很好,那我怎么找你?”

“你不要找我。我从原来的住处搬出来了,待在我还能待的地方。不要问。”

他几乎要说:“这里有地方。”实际上没地方了。但是他看见她四处打量着那些保持原样的东西:马车轱辘上挂着的真品英式酒吧飞镖盘,妓院用的那种吊灯(里面装着紫色荧光灯泡,用的是震颤灯丝),收藏的全部由康胜啤酒^①易拉罐做的旧改装车模型,威尔特·张伯伦^②用日辉画笔签名的沙滩排球,还有天鹅绒画之类的。她的表情中——你不得不说——带着厌恶。

他陪她走到山下停车的地方。这里平日晚上和周末并没有多少不同,所以小镇这头已经到处是出来找乐子的人,有酒客和冲浪手在街巷里尖叫,有瘾君子出来买东西吃,有山下来的男人在找空姐搞一夜情,还有在地面工作的平原地区女人希望被人当成空姐。在山间隐匿的道路上,车流朝着高速公路的方向驶进驶出,尾气管发出悦耳声音回荡在海面上。驶过的油轮上有船员听见这些声音,可能还会以为这是异国海岸的野生动物在搞什么夜间营生。

在快走到灯火通明的比奇弗兰特大街时,他们在暗处停了下来。人们走到这种地方总喜欢这么做,它往往意味着要亲个嘴,或者至少掐下屁股。但是她却说:“不要再往前走了,现在可能有人在盯梢。”

“给我打电话或者啥的。”

“你从来没让我失望过,多克。”

“别急,我会的——”

“不,我是说过去没有过。”

① 康胜啤酒(Coors):美国著名的啤酒品牌。

② 威尔特·张伯伦(Wilt Chamberlain):美国NBA传奇巨星。

“哦……当然我有过。”

“你以前总是那么可靠。”

海滩上已经天黑好几个小时了。他之前没抽太多大麻，也不是车前灯的缘故——但当她转身离开的时候，他的的确确看到了有光落在她脸上，就像是日落后那种橘红色的光辉，照在向西凝望的脸庞上——这种凝望是在期待某人乘着白天最后一排海浪归来，回到海滩，回到安全之地。

至少她的车还没换，她一直开的是 1959 年产凯迪拉克 Eldorado Biarritz 敞篷车。这辆二手车是在西边的一个停车场买的，当时他们站在车流旁边，这样不管抽的什么，味道都可以被卷走。她开车离开后，多克坐在海滨空地的长椅上，身后是一长串亮着灯的窗户，斜着往上延伸。他看着那一朵朵闪光的浪花，看着晚上下班车流的灯光蜿蜒爬上远处帕洛斯韦尔德^①的山间。他回想了一遍没有说出口的问题，譬如：她究竟有多依赖乌尔夫曼许诺的便利和权势？她是否准备好重归那种比基尼加 T 恤的生活方式？她是否后悔？最问不出口的问题，是她对老米奇到底有多少真正的激情？多克知道答案可能是“我爱他”，要不还能是什么？大家都心知肚明，这个词现如今已经被大大地滥用了。任何人只要赶得上潮流，都会“爱”所有人，更别提这个词还有别的好处，譬如可以用它来忽悠别人上床，搞那些她们原本也无所谓的事。

回到自己的住处后，多克站着看了一会天鹅绒画。这是从一个墨西哥家庭那里买到的，这些人每逢周末就沿着绿平原各地的大街摆摊，那里位于戈蒂塔^②和高速公路之间，还有人骑马。在静谧的早

① 帕洛斯韦尔德(Palos Verdes)是洛杉矶最西南角伸进太平洋的一个半岛，靠海丘陵地形，以建筑于半山区的高级住宅而闻名。

② 戈蒂塔(Gordita)是品钦杜撰的一个洛杉矶海滨小镇，其原型很可能是作者 70 年代初住过的曼哈顿海滩。

晨,这些小贩把画从货车拿出来卖,你会看到沙发那么宽的《基督受难》和《最后的晚餐》,有狂野不羁的摩托车手坐在工笔描绘的哈雷上,还有穿着特种部队制服的悍勇战将在给 M16 装子弹等等。而多克的这幅画,展现的是南加州海滩不复存在的一幕——棕榈树、比基尼宝贝、冲浪板、建筑物。当他无法忍受另一个房间的普通玻璃窗外看到的风景时,就会把这幅画当做可以眺望的窗户。有时,这道风景会在阴影下亮起来——多半是他吸大麻的时候——仿佛是创造天地的对比度旋钮被弄错了,从而让每个东西的底部都透出光亮,形成闪烁的边缘,让那个夜晚变得如史诗般迷人。

只是今晚除外,这幅画看上去也仅仅是个作品。他拿起电话想找佩妮,但是她出去了,可能正在和某个前程远大的短发律师跳着“瓦图西”^①打发夜晚的时光。多克并不在乎。他接着给里特姨妈打电话,她住在山丘另一边的大街上,那里是这个镇上更加郊区化的地方,有别墅和院子,还有很多树(正因为如此,那里还被称为“树区”)。几年前,里特和丈夫离了婚,此人曾经加入过密苏里的路德教教会,后来开了家“雷鸟”^②专卖店,他若是在保龄球馆的吧台边邂逅到不本分的家庭主妇,准会丢了魂。里特于是带着孩子,从圣华金搬到这里,开始做房地产,并且很快就拥有了自己的经纪公司。她的公司位于一栋单层别墅里,那片大宅地也正是她的家。每当多克需要了解任何与房地产世界有关的信息时,里特姨妈就是他要找的人。从沙漠到海洋(晚间新闻喜欢用这样的措辞),她对每一片土地的使用情况都了如指掌。“总有一天,”她预言说,“会由计算机来代劳,而你所需要做的,就是把你要找的东西敲进去,甚至只需要讲出来——就像《2001: 太空奥德赛》里的 HAL^③ 一样——然后电脑会把

① 瓦图西(Watusi):一种源自非洲卢旺达的舞蹈,曾在美国60年代风靡一时。

② 雷鸟(T-bird):美国的轿车品牌。

③ HAL是库布里克的那部经典科幻电影《2001: 太空奥德赛》里面的超级电脑。

结果反馈给你,里面的信息比你想知道的还丰富,包括洛杉矶盆地的各个楼盘,一直追溯到西班牙赠地时期——用水权、债权、抵押史,只要你想要的,相信我,一切都会查到。”而在当时那个非科幻的真实世界里,里特姨妈对土地拥有一种近乎超自然的感觉,她知道那些绝少体现在房契或合同里的掌故(尤其婚姻方面的),知道各种大大小小的家族世仇,还知道现在和过去的水流方向等等。

她在铃响了六声后拿起了听筒。周围有嘈杂的电视声。

“多克,有话快说。我今晚要上直播,还有几百公斤的化妆品要涂呢。”

“关于米奇·乌尔夫曼你知道些什么?”

也许她花了一秒钟去呼吸定神,但多克没有注意到。“他是西部讲高地德语的黑手党,大哥大,搞建筑、储蓄和贷款,有几十亿没纳税的钱藏在阿尔卑斯某个地方。严格说来是犹太人,但却偏偏想当个纳粹。若是谁把他的名字少拼一个 n^①,他准会给对方点颜色瞧瞧。你怎么招惹他了?”

多克向她简要说了一下莎斯塔找他的事,还有针对乌尔夫曼钱财的阴谋。

“在房地产界,”里特说道,“天知道,我们没几个是道德完人的。但有一些开发商,哥斯拉^②和他们比起来简直就像环保主义者。拉里,你最好不要去招惹他。谁雇的你?”

“这个嘛……”

“全凭运气吗?太让我吃惊了。听好,假如莎斯塔不能给你钱,这也许意味着米奇已经甩了她。她于是怪他老婆,所以想报复。”

① 乌尔夫曼(Wolfmann)是一个德国人的名字,如果少拼一个n,就变成了英文中的“狼人”(Wolfman)。

② 哥斯拉(Godzilla)是一个破坏力巨大的恐龙型怪兽,最先出现在1954年的同名电影中。

“有可能。但如果说我只是想和这个乌尔夫曼老兄出去见个面，聊聊天呢？”

叹气声是否夸张了点？“我建议你别用老办法去找他。他走到哪里都有十几个骑摩托车的保镖跟着，大部分是混过雅利安兄弟会的人，全是法庭上挂过号的流氓。见面还是试着预约吧。”

“等一会。我翘了很多社会研究的课，但是……犹太人和雅利安兄弟会……难道……这里没有，我想想……仇恨吗？”

“大家说米奇这人难以捉摸，最近越来越是如此了。有人说他性格乖僻。要我说，就是他妈的嗑药嗑傻了，没什么人格上的问题。”

“那么这群打手，即使在组织里曾经宣誓过一些反犹主义的话，也依然对他效忠？”

“如果你走到离这个人十个街区以内的地方，他们就会把你的车子截下来。如果继续靠近，他们就会扔手雷。你如果想和米奇谈话，别随心所欲，更不要耍酷。要通过渠道去办。”

“是啊，但我也也不想给莎斯塔添麻烦。你认为我在哪里可以撞见他，就像邂逅一样？”

“我和妹妹保证过，不会让她孩子有危险。”

“我能搞定兄弟会，里特姨妈，我知道那些握手之类的事情。”

“好吧，命是你自己的，孩子。我这里要赶着弄液体眼线笔，但是我听说米奇总去一个叫‘峡景地产’的地方，那是个木屑板造出的恐怖玩意，是他糟蹋环境的最新作品。”

“哦，是的。比格福特·伯强生为他们做的广告。加在一些你听都没听过的奇怪电影里面。”

“嗯，也许你的警察哥们才是应该处理这件事的人。你和洛杉矶警察局联系了吗？”

“我确实想着去找比格福特，”多克说，“只是当我正要拿起电话时，突然想到比格福特这种人很可能会为此事狠揍我一顿。”

“也许你找那些纳粹更好一些,不过我可不羡慕你的选择。小心点,拉里。时不时和我通个气,这样我就可以让伊尔米娜放心,知道你还活着。”

该死的比格福特。也不知道怎么了,在某种第六感的驱使下,多克打开电视,拨到一个网外频道,这里专门播放那些过去的老电影,还有一些没卖出去的试映片^①。毫无疑问,电视里放的正是那个对嬉皮士深恶痛绝的老狼狗。他白天忙乎完侵犯人权的事情后,就上电视来捞外快,给“峡景地产”做广告代言。商标下的字是:“迈克尔·乌尔夫曼创意。”

和很多洛杉矶警察一样,比格福特(他喜欢破门而入,这倒与其名字相符^②)对影视行业一直很有追求。其实,他已经出演过不少性格角色了,从《会飞的尼姑》中滑稽的墨西哥人,到《驶向海底的航程》里的变态助手。他一直交着“电视演员工会”^③的会费,节目重映还能收到支票。也许,这些为“峡景”制作插播广告的人,都很渴望获得某种观众认同——多克怀疑,比格福特可能是被忽悠到这桩底细不明的房地产交易里。无论怎样,这里已经谈不上什么个人尊严了。比格福特出现在镜头前,穿的那身衣服足以让加利福尼亚最不懂得反讽的嬉皮青年感到汗颜。他今晚的打扮是一件天鹅绒披风,一直垂到脚踝,上面印着的花纹色调繁复、引人入胜,以至于多克的那台电视机根本就派不上大用场——这个低端的玩意,是几年前佐蒂停车场搞“月光疯狂促销”^④时买的。比格福特身上戴着彩色念珠,太阳眼镜镜片上贴着和平符号,头上还有一顶特大的埃弗罗假发,分缕

① 试映片(pilot):在美国电视台,新的剧集往往是按照“季”(season)来播放和拍摄。电视剧制作方在得到合同之前,需要先在电视台试播一两集自己的节目,如果反响好才会继续播放录制;反之,这些试映片就不再有下文了,往往被束之高阁。

② 比格福特的英文(Bigfoot)是“大脚”的意思。

③ 电视演员工会是指美国 Screen Actor Guild,简称 SAG。

④ 月光疯狂促销(Moonlight Madness Sale):美国商场一般在“感恩节”当天晚上零点到第二天,进行每年一度折扣最大的打折促销活动,那天也被戏称为“黑色星期五”。

成中国红、黄绿色和靛青色。比格福特通常让观众想到那个传奇的二手车经销商卡尔·华兴顿^①，不同的是卡尔喜欢在自己的表演桥段里放进真正的动物，而比格福特的剧本则以一帮无法无天的小孩子为特色。这帮孩子在样板屋的家具上爬上爬下，淘气地把炮弹发射到后院的水池里，又叫又闹，还假装将比格福特击中，尖叫着“奇怪的力量！”和“打死这头猪！”观众喜欢极了。“这些小破孩，”他们喊道，“哦，他们还真像那码事啊！”这些小孩激怒比格福特的本事，远比任何一只肥硕的猎狗惹毛卡尔·华兴顿时厉害。但比格福特是专业人士，对吧，他肯定会忍辱负重的。他仔细研究过老菲尔兹和贝特·戴维斯的电影，只要他们一出现，他就琢磨学习与儿童共同出镜的窍门。在他看来，这些孩子的古灵精怪不过是个小麻烦。“我们会成为哥们的。”他似乎是自言自语，同时假装在不由自主地大口吸烟。

突然传来了捶门的声音，多克很快想到此人肯定就是比格福特，就像过去那样，他会再一次破门而入。但是来的人却是丹尼斯，他住在山下，大家读他名字时都爱 and “阴茎”这个词押上韵。他看上去比平常更加茫然。

“多克，我跑到杜恩克雷斯特^②去，你知道那里有个药店吧。我注意到他们的标志，‘药’？‘店’？对吧？我路过那里上千次了，就是没真正看到过——药，店！哥们，这太奇怪了。所以我就走了进去，史蒂夫笑着站在柜台后，然后我就说，呃，‘喂，请给我点药’——你愿意的话，帮我把这点抽完。”

“谢谢，剩下这点会烧掉我嘴唇的。”

丹尼斯这时游荡到厨房里，开始在冰箱里搜寻。

① 卡尔·华兴顿(Cal Worthington)是美国西海岸地区最著名的汽车销售商，他从60年代到90年代推出了一系列电视及广播广告，命名为“My Dog Spot”，但最后演员牵出来的往往是一头大象或老虎。这种创意是为了讽刺福特公司的汽车广告。

② 杜恩克雷斯特(Dunecrest)：多克住的地方在一个山丘上，“杜恩克雷斯特”系杜撰地名，指的就是山丘顶。

“你饿了，丹尼斯？”

“真的。嘿，就像哥斯拉总对摩斯拉说的——我们找个地方吞东西吧？”

他们走上杜恩克雷斯特，向左拐到城里的廉价酒馆。“流水线披萨”里人头攒动，烟雾缭绕，从酒吧的一头都看不清另一头。点唱机里放着“高射炮”乐队的《蜜糖，蜜糖》，声音一直到埃尔波多^①甚至更远的地方都能听到。丹尼斯挤到后面的厨房去看披萨做得怎么样了，多克看着安森阿达·斯林姆在角落里玩弹球游戏。斯林姆算这地方的老人物了，他在街上开了一家大麻用品店，名字叫“尖叫的紫外线大脑”。他赢了几局免费的游戏，便停下来休息，看见多克在旁边，就点了下头。

“给你来杯啤酒，斯林姆？”

“我看到大街上的那辆车是莎斯塔的吧？那辆旧敞篷车？”

“她就是过来溜达一会，”多克说，“又见到她多少有点怪怪的。我还以为再见她时会是在电视里，而不是真人。”

“可不是。有几次我还以为电视上某个小角色就是她呢，但那不过是长得像而已。当然了，都不如她本人漂亮。”

可悲但是真实，迪恩^②总爱这么说。在普雷亚·维斯塔高中，莎斯塔连续四年都是校园年刊上的班花，她总在校园剧里扮演天真无邪的少女，和所有人一样，幻想能拍部电影。很快她就来到好莱坞，在街头四处寻找廉价的租房。多克是她认识的唯一一个不吸海洛因的瘾君子（这一点让他们两人获得了很多空闲时间），除此之外，实在

① 埃尔波多(El Porto)：加州曼哈顿海滩的一个冲浪社区。

② 迪恩(Dion)指的是美国著名的歌手兼作曲家 Dion Francis DiMucci，生于1939年。在60年代中期，他成功地推出了蓝调摇滚和民谣摇滚专辑。“可悲但是事实”语出他的一首冠军歌曲《逃走的苏》(Runaround Sue)，歌词的前几句是：“Here's my story, sad but true/It's about a girl that I once knew/She took my love then ran around/With every single guy in town”。

想不出她还能看上他什么。他们在一起其实也没有多久。很快，她就接到电话去试镜，也找到一些片场的工作，有的在台上，有的是幕后。多克开始学着做私家侦探，帮人搜寻逃债者。他们各自被这个巨大城市里的命运气流所裹挟，看着彼此朝着不同的人生渐行渐远。

丹尼斯带着他的披萨回来了。“我忘记我要的是什么口味的了。”“流水线披萨”每周二都会弄一个披萨打折夜，所有尺寸的披萨，无论饼上加的是什么配料，都只要 1.35 美元。丹尼斯坐下来，专心致志地盯着这个披萨看，就好像它要发生什么事情一样。

“这是木瓜块，”斯林姆猜道，“这些……这些是猪肉皮吗？”

“披萨饼上还有波森莓酸奶，丹尼斯？坦白说，好恶心。”这是索梯雷格，她曾经在多克的办公室里工作，后来她男朋友斯拜克从越南回来了，她就认定爱情比日班工作更重要，或者这是多克认为自己所记得的解释。不管怎么说，她的天分总是在别的地方。她能接触到一些看不见的力量，还能诊断解决各种各样感情和身体上的问题。她做这些大部分是免费，但有些时候接受一些大麻或者迷幻药，用来代替现金。据多克的了解，她从来没有失算过。她正检查着他的头发，他和往常一样，出于自我防范而感到一阵紧张。最后，她使劲地点头，说道：“最好还是处理一下。”

“又要？”

“我怎么唠叨也不够——换个发型，就能改变你的一生。”

“你有什么建议？”

“这得看你。跟着你的直觉走。丹尼斯，说真的，你介意我吃这块豆腐吗？”

“那是软糖。”丹尼斯说道。

多克回到他的住处，卷了一根大麻，打开电视，正在放的是晚间电影。他找出一件旧 T 恤，坐下来把它撕成半英寸宽的短条，直到弄了大概有一百条的碎布堆。他于是去冲了个澡，趁着头发还是湿的